

書叢文譯

著亞洛莫

3893



迭更司評傳

許天虹譯

社版出活生化文

迭更司評傳

版初月四年八十三國民華中

有 所 權 版
印 翻 計 不

者 行 發
社 版 出 活 生 化 文
號 八 弄 一 路 鹿 鉅 海 上
號 五 四 一 路 國 民 慶 重

者 刷 印
社 版 出 活 生 化 文

書 叢 文 譯
傳 評 司 更 迭
著 亞 洛 莫
譯 虹 天 許

角 九 圓 金 價 定

迭更司評傳

目錄

迭更司的生平和作品(上).....	一
迭更司的生平和作品(下).....	三三
迭更司與小說的藝術.....	七三
迭更司的哲學(附譯後記).....	一〇五
 附錄	
迭更司論(蘇聯A·亞尼克斯德作).....	一三一
迭更司著作年表.....	一三九

迭更司的生平和作品

上

當迭更司在一八七〇年逝世時，消息傳遍了英國、美國、加拿大、和澳洲的每一份有兒童的人家；據說有一個小孩子曾經問道：『迭更司先生死了嗎？那末聖誕老人是不是也要死掉呢？』

1 這故事表示着一些他的名聲的傳奇似的、超人的性質：他的名聲至今依然差不多一點也沒有動搖。在每一個英語國家裏，迭更司依舊是最偉大的通俗作家。當我寫這幾句話的時候，在倫敦市外的什麼音樂館中，在許多賣藝者，低級喜劇家，跳舞者，和腹語家的表演節目中間，人們一定可以看到那能夠模擬迭更司小說中人物的『迭更司扮演者』的特殊獻技的。

他請觀眾提出幾個名字來，從場內各處就有人喊道：『匹克維克！』『撒姆·韋勒！』『小
 簡兒！』『法琴！』『癖潑夫人！』『班克斯尼夫！』表演者從一只籃裏摸出了一些假髮和
 衣服來，依次裝扮着這些不朽的人物，把他們各人的說話和姿態模擬幾分鐘。這樣的表演，
 在法國是不是可能呢？你能夠想像一羣勞動階層的觀眾喊着要看伏屈林或于洛男爵，馬奈甫
 夫人或賴斯帶涅克夫人嗎？我覺得是不可能的；這正是我們應得加以解釋的一個現象。

而且，迭更司不但依舊是一個民族的最偉大的通俗作家：他竟然可說在這個民族的改進
 上盡了很大的力。嘉柴彌 (M. Cassan) 說得很好，迭更司可以算作使英國得以避免革命
 的精神上秩序的成因之一。如果某些溫和的、多情的色彩在英國的家庭生活中佔着優勢，如
 果某些野蠻的景象——例如在公共場所執行絞刑——或某些辦法——例如因欠債而被監禁——
 已從英國的生活中消滅了，如果貧苦的兒童在英國受人相當的關心和善待：這些都有一部
 分是却爾士·迭更司的功績。沒有幾個作家曾給予他們的國家這麼大的影響，因為沒有幾個
 人會這麼正確地具體表現了他們的民族——在她的大大小小的各種形相上。所以我們必須先
 理解，怎樣在一個二十歲的年青人身上，人生已造成了一種微妙而又平凡的敏感性：這種結
 合是十分可貴，十分重要的，如果一個作家要成為優秀而又通俗的話。

迭更司是在一八一二年二月七日生於漢資不斯 (Portsmouth) 市外的海港 (Portsea) 地

方。所以他記憶上的最早的印象，當得於一八一六年或一八一七年，這正是英國的一個很值得注意的時期。牠是從十八世紀的農村的英國過渡到十九世紀的工業的英國的時期。迭更司還能夠看到那些驛車駛到鄉鎮上的客店面前來，而在他，這種恬靜的，幽閒的生活就成了幸福的象徵。他在整個少年時代眼看看着新英國的形成。第一架蒸汽機在一八一九年前後出現於工廠中；第一個火車頭在一八三〇年行駛於鐵軌上；紡織的機器每年都有增加。人們突然看到那些城市都在膨脹，而鄉間的人民被吸收去了。工作變成更勞苦了，就是兒童們也被驅使去工作。我們簡直想像不到，當時有些兒童的生活是怎樣的。在五六歲時，他們就在工廠中運轉鐵輪，每天工作到十二小時或十三小時之多。沒有一個人抗議，因為當時流行的哲學是『放任主義』（Laissez faire）。那個被十八世紀的不自然的威傷主義磨蝕得很脆弱的情感，已不受人讚美；人們以『切實』相誇誇。後來迭更司用了格拉特格林特先生（Mr. Cradgerind）的名字描寫着一個這時期的人，他把那些齒輪的輾軋聲和入了這個人的名字中。

『湯馬斯·格拉特格林特，先生。一個實際的人。一個切切實實，精於盤算的人。他的辦事原則是二加二等於四，一點也不會多出，而且無論如何都不能說得使他承認會多出一點來。湯馬斯·格拉特格林特，先生——不容分說的湯馬斯——湯馬斯·格拉特格林特。袋子裏老是帶着一支尺，一付天秤，和一張乘法表，先生，他隨時權衡着，測量着一包包人的品

質，而且會精密地告訴你，牠們究竟值幾個錢。那只是一個數目問題，一種簡單的算術。」

迭更司終身反抗着這種厚面皮的『做生意』的精神，但同時——由於他那奇特的複雜的天性——他又常常會被當時逐漸發見的那些勢力所迷惑。十八世紀是一個靜止的文明時期：紳士們住在他們的府邸裏，勞動者住在他們的小屋裏，兩方面簡直都沒有想到局面會發生什麼變化。在下一世紀中，中等階層力求改善他們自己，經濟學者吩咐人們把自己弄得富裕起來；迭更司也違反了本意，採取了『擴大』的理想。他始終是一個澈頭澈尾的中等階層的人，或者不如說是十八世紀的英國中等階層的人：批評着他的時代而又被他的時代深深地浸染着。使他的兒童時代非常感動人的乃是這事實：在本質上是這麼高傲地屬於中等階層的他，竟在很幼稚的時候被貧窮從原來的階層中拉了出來，而被投在社會的下層了。

他的父親約翰·迭更司先生，是海軍發餉處的一個小職員，在一八一五年前後每年的俸給約有二百鎊左右。稍後，俸給增加到了三百鎊，使他不能不維持着一種紳士的體面。約翰·迭更司是一個可愛而又危險的人：可愛，因為他很快活，會講好聽的故事，時常慚意地款待朋友；危險，因為他的生活老是超過他的收入，因疏忽，拚命，和輕浮而陷入了債務的海洋中，迭更司的母親似乎是一個很平凡的女人，她的思想好像一羣受驚的蜜蜂似的向四面八方亂竄着，她的兒子在很年青的時候就嚴厲地批判着她。

這一家共有八個孩子，他們的生活當然是不大舒適的。雖然如此，却爾士的早年的記憶却很快樂。他那快活的爸爸所講的故事，都記錄在他的非常柔嫩的腦筋上。約翰·迭更司也以有這麼一個兒子而很得意。這孩子很漂亮，生着蔚藍的眼睛和捲曲的頭髮，是一個天生成的演員，具有異乎尋常的歌唱和吟誦才能。他常常被帶到鄰近的酒店裏去，放在一張桌子上，對朋友們表演各種節目。那做父親的慣於把家庭中最細微的事放轉變為一種慶祝，並在事前釀造一種極美味的檸檬酒，口中老是胡哨着。他時常帶着他的兒子到鄉間去作長距離散步，並講故事給他聽，這些，却爾士是非常愛聽的。有一次，他把那孩子帶到了蓋磁山（Gad's Hill）上去，這就是從前約翰·法斯帶夫爵士（Sir John Falstaff）常常攔劫到坎德勃雷去朝拜聖地的人或錢囊飽滿的商人的地方。山上矗立着一座大的別墅。『啊，我多麼想擁有這所房子啊！』小却爾士說道。『工作！』他的父親說道，『你永不知道工作的！』

在九歲時，這孩子被付托給了一位教師，後者也很喜歡他。不過他的真正的教師却在別處。在約翰·迭更司家裏的頂樓中，放着一堆沒人讀過的書籍；却爾士常常溜到那些椅子下面去，貪婪地讀着魯濱遜飄流記和吉爾·勃拉斯（Gil Blas），斐爾定（Fielding）的小說，天方夜談，整套舊報紙，以及吉訶德先生傳，這是他最愛讀的。

但是啊！債台正在一天天起來，檸檬酒愈來愈稀少了，商人們愈來愈無情了。一家人不

得不離開了這時所住的茶坦姆（Chatham）地方而搬到倫敦去；爲了那些債權人的利益，迭更司先生的大部分薪水在到期前好久就簽了字讓渡給別人。在他的心目中，倫敦一定跟在李伐洛（Riverol）心目中的巴黎一樣，是『造化』勢力最大的地方。可是倫敦並不對迭更司一家人微笑。他們不但不能夠實行那些預定的消滅舊欠的辦法，而且又借了許多新債。不久，食物逐漸沒有了。孩子們哀哭着。迭更司夫人爲要維持一家人的生計，竟想到了一個古怪的主意，要開辦一個學校；這計劃做到了在大門上釘一塊銅牌的地步，銅牌上刻着：『迭更司夫人：淑女學校。』可是始終不見一位淑女來上學，而且他們也並沒有作什麼接待她們的準備。所作的唯一的事，是派小却爾士去挨戶分送傳單。後來執行吏來搬運所剩的幾件傢具了；苛刻的話從家裏傳送出來；最後約翰·迭更司先生就被逮捕了，送到馬仙西（Marshalsea）的負債者監獄裏去。

我們得想一想，一個活潑、聰明而高傲的十歲的孩子，看到自己的父親被監禁在牢監裏，這是多麼可怕的事。他又害怕，又感動，又害羞——非常害羞。獨自跟一個不會幫助他的母親住在家裏，他得做着一切的事；他揩擦一家人的皮鞋，照顧他的弟妹們，到街上去買辦東西，企圖賣掉家裏所剩的不多幾件東西，還要抽空到監獄裏去探視他的父親。因爲做了家

長，他不能不設法去謀生；因此在十一歲時候，他就到製造皮鞋油的遠親郎勃忒弟兄（the Lamberts）那裏去做學徒。他的工作是用油紙包在那些鞋油瓶上，於是再包上一重藍紙。把牠們縛好，而貼上招牌紙去。他跟許多教養很壞的、愚昧的少年同在一間地下室裏工作，每星期得到六個先令。過了一些時候，他變成非常熟練了，他的雇主覺得很可以把他顯示給過路的人們看，作為一種廣告。他被放在一個窗櫺中，附近的男女小孩就都跑過來，一邊吃着果醬麵包，一邊把他們的鼻子緊靠在玻璃上，看他勞動。

這些屈辱的日子留下了永不能忘却的傷痕。從這時起，產生了他那對於兒童的憐憫心，以及他那堅強的信心：沒有人是會像兒童那樣受苦的。過了好多年以後，即使在他名聲很大的時候，迭更司也始終沒有忘記這些可怖的歲月；他想到牠們時，心老是要發沉的。他從來沒有對任何人談起牠們；他的夫人始終沒有知道他這一時期的生活實況，就是他的知己朋友和他寫傳記的約翰·福斯忒（John Forster），如果不是偶然的機會使迭更司有一天自白了出來，也將永遠不知道這些事實。直到很久以後，他才能用小說的形式，解除了心中的重荷；這部小說就是他的最好的作品——大衛·高柏菲爾自述（The Personal History of David Copperfield，即林譯塊肉餘生述。）

他的兒子亨利·迭更司爵士的回憶錄中，記載着一樁奇事。在逝世前的最後一個聖誕節

晚上，迭更司臥病在一只沙發上，跟他的兒女們玩着一種在他們的家庭中被稱爲『記憶戲』的簡單遊戲。參加這遊戲的人，得依次把聯想不到的字句加添上去；當輪到迭更司時，他『帶着奇異的眼色和古怪的聲調』，說道：『華倫鞋油廠，河濱三十號。』那些孩子在當時並不知道他們的父親的艱苦的兒童時代，所以不明白這是什麼意思。直到他死後，他的傳記出版時，他們才記起這句他這麼勉強，然而却不能自禁地說了出來的話，而明白這原來是他的父親在監獄裏時，他在那裏勞動以維持一家人的生計的皮鞋油廠的地址。

有幾個爲迭更司寫傳記的人，曾以他對這時期的生活嚴守緘默爲可怪，而把他的痛苦的敏感認爲一種可鄙的自大的明證。這些批評家一定沒有在兒童時代受過屈辱。一個人經歷了長期的生活，痛苦地獲得了自己的知慧而變爲聰明，這固然是好的；但如像希冀一個兒童會有自然發生的知慧，那是多麼愚蠢啊！如果一個孩子，好像迭更司那樣，經歷了一種階級的變遷，而絲毫不受傷害，那真是超人。

星期六是他心愛的日子，因爲這一天他的袋子裏放着六個先令。他回家時一路注視着那些店鋪——尤其是書店裏面，有時他也購買一個那些糕餅店裏減價出賣的失味的餅。不久，沒有錢來付房租了，一家人——母親和全體兒女——就都搬到那負債者監獄裏去，因爲在這

異乎尋常的機關中，人們是可以租借房間來住家的。有些兒童誕生在馬仙西監獄裏，竟在牠的圍牆之內養育至二十歲之大。却爾士獨自留在外面，拿一點小小的資財來供給他的家屬。他租了一間小房子來安身。整個星期，他在鞋油廠裏工作着，每逢星期日，他就到監獄裏去跟他的家屬相叙。

約翰·迭更司先生是一個永遠不知跟厄運抗戰的人，只是天天希望着會『發生』些什麼好事情。實際上也居然『發生』了一些事情。一筆小小的遺產使他能夠離開了監獄。小却爾士鼓起了全部勇氣，對他的父親解釋：這樣在粗魯的伴侶們中間消磨他的童年是多麼痛苦的，他是極想在這時學習些知識的。他的父親明白了，就答應使他離開那鞋油廠而送他去讀書。可是那拘泥事實、大概很吝嗇而一定很愚笨的迭更司夫人，却竭力反對這一主張。讀書，哼！讀來幹嗎呢？但迭更司先生的意志很堅定，竟把他的兒子付托給了韋林頓高等學校的校長瓊斯先生。

這個瓊斯先生是愚昧而野蠻的，一天到晚用一根手杖敲打着他的學生。迭更司在這兒得知了兒童時代的不幸的另一面，就是他在大衛·高柏菲爾，尼古拉·尼克爾培（Nicholas Nickleby），和唐培父子（Donbey and Son）諸作中的那些惡劣的學校上描述出來的景象。他自己並沒有在斯瓊先生的戒尺底下留得很久。家裏的錢又用完了，他只好再去工作。他該

選取什麼職業呢？他本心是很想去做演員的，不過他的年紀還太小。現在他已經能夠抄寫得令人滿意了，所以他就被雇用爲一個律師的書記。他在那裏看到了人生的無數形相，最初由於那些進進出出的無窮的「當事人」和事務，繼而因爲他跑出去爲事務所送信；問訊和傳言使他走遍了倫敦的街道。在前後兩年間，他對於這些街道的神秘和美，獲得了一種令人驚異的知識。

這時候，他的父親因爲看到自己的遺產快要吃完了，就自己也去工作了；他已經學會了速記術，就去做了衆議院裏的訪員。年青的却爾士很羨慕他的父親，他以爲去聆聽那些大人物的演說，一定比抄寫律師們的莫明其妙的話要有趣得多。他化了半個「幾尼」^①——他的全部儲蓄——購買了一本舊的速記學；因爲是一個意志非常堅強的少年，深信一件事如果值得做的就應該好好地做，所以他不久就變成了一個優秀的速記家。最初他受雇於「高等法院」中，繼而又受真日（True Sun）報館之聘，充任議會中的訪員。不久，他就被公認爲倫敦的一個最忠實的訪員了。每逢一位大臣或一個著名的政治家要作重要的演說時，他們就派年青的迭更司去。這又是一個極好的機會，可以看到種種事情和人物、競選運動、各地方的慶祝

① Guinea——英國金幣名，每「幾尼」值二十一先令。

和騷動。他得到五『幾尼』一星期的薪給，有了這個，他那獨身男子的預算表就很易於平衡了。他現在的雄心乃是寫作。

讓我們先來攷察一下，這個將要走入文學生涯的青年有些什麼素養。他的準備是極妙的。一個大小說家的第一個必備條件，是對於人們及其情感的廣博而透澈的知識。無論哪一個聰明伶俐的青年都可以寫一部很好的小說——他自己的感傷主義的自傳；但是寫好了這以後，他往往就枯竭了。有些人逃入了一種空想的調子或方式，寫作着所謂小說，其實只是些有趣的散文詩吧了；真正的小說必需有來自經驗的滋養料，所以年青的小說家是跟年老的抒情詩人一樣難得的。差不多所有的偉大的小說都是四十以上的人寫作的，就是這個緣故。

但也有少數例外的人，在二十歲以前就獲得了十分豐富的人生知識。律師的事務所似乎最適於早熟的小說家的形成。年青的巴爾扎克曾在那裏服役過，正如年青的迭更司一樣。再想一想那些早已印在迭更司的腦海中的各式各樣的形象！在小市鎮上的兒童時代，客店，兵士和水手，他的父親和朋友們所講的故事，以及從驛車上跨下來的旅客們！倫敦及其各式各樣的商人和債權人；皮鞋油廠裏的粗魯的頑童，他們的勞動階層的家庭，監獄，每星期日在父親的房裏進進出出、打這留心傾聽的孩子面前經過的那羣古怪的、不知懺悔的負債者；

專制的學校和律師的事務室；倫敦所有的街道和牠們的悅目的奇景；衆議院，法庭，還有特派訪員的極妙職業，火熱地追隨着各種大事件。老實說，假使他的父母原先預定要把他造成一個大小說家而曾經替他尋求最適切的行業，他們也決不能計劃得一種更富於創造力或包羅更宏富的生涯的。我們還要記着，看到這種種景象的乃是一雙兒童的眼睛，也就是一付清新而又歪曲的鏡頭。迭更司的倫敦，充滿着流氓和盜賊，這種惡徒正是一個孤獨不安的小孩子在有霧的晚上在街道上走着時所想像着的。直到最後，他的動人心魄的戲劇 (Melodrama) 始終保持着那種傀儡悲劇的稚氣的調子，因為迭更司始終保存着一個見過不少世面而却用兒童的眼睛來觀察事物的人的二重性格。

總之，一切是有利於他的。兒童時代生活充實的作家是幸福的。人一變成了一個職業的作家，他就不由自主地被一羣專家，被文學界——或更簡單些，被世人包圍着了；他即使避免了這些危險，還有他的職業上的要求包圍着他。這種新生活沒有多少滋養料供給他，即使有，也是很難傳達給一般人的。所以，在二十歲時已掌握着創造事業的原料的人，所佔的地位是很優越的。他的便宜是二重的，因為即使後來——在四十餘歲或五十餘歲的時候——一個人也許會經驗到可以作為題材的經歷，但他在生前還沒有充分時間來讓他觀察得的結果成熟為文學的內容，却是不一定的。要在藝術家的心中把實際的事件慢慢地轉變為想像的事

件，是需要相當的孕育時期的；感情必須平靜下來，如果作者毫不諱隱地把牠們表現出來的話。史丹達爾(Stendhal)寫作紅與黑(Le Rouge et Le Noir)和帕末修道院(La Chartreuse Parme)的時候，早已充分成熟了，在這兩部小說中，他以二十年的透視描寫着年青時代的自己；迭更司寫大衛·高柏菲爾時已經三十八歲了，他在其中配合了自己兒童時代的記憶。

那末，他已經形成的性格是怎樣的呢？這個孩子曾經受過苦，知道受苦是怎麼一回事，他將終身保持着對於窮人的同情，這種同情在沒有經歷過窮人生活的人是不容易發生的。所以他的第一種特性，是憐憫。第二種特性是——渴望報復。從今以後，他將跟剝削兒童的硬心腸的人作戰，跟自命虔信而沒有仁愛心的假冒為善者作戰，跟威嚇兒童的學校教師作戰，跟監獄、貧窮、和傲慢作戰；而且他將得勝。不過迭更司的天性使他的報復的渴望決不會取革命的方式。他並不想變更既成的制度，他只想用更仁慈的心去改善牠。因為在本質上是中等階層，他堅持着他那佔有蓋磁山上的大廈的野心；他要成功——物質上的成功，他雖然深深地嘗味着創作之樂，但要像福羅貝爾(Flaubert)那樣做一個純粹的藝術家的概念，他却是漠不相識的。他是一個藝術家，因為他有表現的渴望，並有真正的感情表現出來；但是他要讀者——大批的讀者。而且他有充分的素養來贏得這些讀者，因為他自己是跟他們相近似的，同時却又富於他們所不知道的經驗。這就是那年青的却爾士·迭更司，那在二十歲時由